昭代經濟言 八之十四冊(完)

二

587

ORIENTALIA CHINESE
B62078
C46.1
9-14

昭代經濟言 八之十四冊(完)

二

8

V
B620.78
C46.1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八

思皇周應選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鼎新參訂
天虞金階升

金肅 字敬齋浙江海寧人弘治時仕寧國教諭

節論 全

凡論節於家以妻國天下以臣通今古也余竊謂二地也道均而力殊效齊而功差天君也夫也地臣也

是論體不可移

妻也亘古地不得違天則臣不得違君妻不得違夫茲不謂道均耶有守則不得私避有歸則不得獨已此臣也與荒蔀冷寢貞濫人鮮別生死物莫恤者異矣茲不謂力殊耶節於國國可再造節於家家可重興茲不謂效齊耶有輔則易成有激則易烈有著則易傳幽陰之地無輔也無激也無著也當其時勢且與凡夫成家者倍蓰也茲不謂功差耶以是較之則妻節之難之重於臣不亦然哉

爭亦不妨

說吏 全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甚於民之相爭也民之爭求止於吏爭於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後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與其欲止民爭而更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尚寡也

務眞 全

古者文章氣節經濟性命之士如鳳毛麐角寥寥哉

LL 511011 Jy13,37

可羞可嘆

代不數人當今之世綜詩文則曹劉接踵徵氣節則龍比連肩語經濟則人人管蕭譚性命則家家孔老是何今日之氣化反盛于往時也嗟乎古人多本色今人多贋物古人務其內今人務其外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秉鉞登壇目無先茆偶嬰逆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滿面皆龍比人物以爲大丈夫事止于此而已不勝其脂韋繞指之心頭頂綸巾手揮玉麈慷慨自許不曰隆中臥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翠百人旌干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峽其辭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欐柄在手而或失聲破釜見色豆羮識者嗤焉夜光明月世不恒有假魚目以爲珠飾碔玞以爲玉則充肆矣余願今之君子無亦務其眞乎

通篇不出此二語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官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康惠

條陳弊政疏 刪

王者之政莫先於兵食取足之道非增兵以耗國也加賦以病民也在審勢而救其偏隨事而去其弊耳臣私憂過計足兵之目有四曰選京軍以壯根本止調操以實內地足衣糧以恤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就中論之振紀綱爲要紀綱振則三者自肅矣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宿弊便轉輸以甦民困定

經制以裕國用致中和以感化機就中論之致中和爲本致中和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何謂選京軍以壯根本夫京師天下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環列周防鍵閉其制甚重將領必付之勳舊世忠之臣卒伍必擇其壯勇精練之士器械必兼夫犀利鮮明之美豈徒示觀美而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爲慮深且遠矣臣造朝一月目見此輩狀貌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盔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及四夷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懾奸謀哉至於各營之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練選號十二萬爲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流而不至有膏粱債帥濫於其間矣乎卒徒者果皆賁力絕人一可當十而不至於竄名隱射耗斁於其間矣乎其擇者果能得六伐七伐八陣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若霸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矣乎臣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於承平之久而振於

患生于微禍起于忽失今不爲養成事勢兵每在此

中興之日今官軍以勇悍善鬬稱者在北則各邊在南則狼土京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彈壓遠近之邪心者失今不治竊恐寢失居重馭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臣誠至愚不能不爲盛世憂之昔周勃仗北軍之強乃能制產祿之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莫可救藥殷鑒不遠患須預防乞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之士而不致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盔甲必稱身而後給蓋團營較之各營爲重而守衛較之團營尤爲重也使精兵勇將萃於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於至順之中消不測於無形之表此即詩之所謂萬年保其家邦者也無他各營之衆汰老弱僞冒以省國儲練習精勇以備次撥之選而役占剝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窮軍不致怨嗟外逃輦轂之下宿弊一清天下聞之莫不畏服何謂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

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踵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遽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任使陝西右布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爲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於國有行糧草料之費於私有賫送科尅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雇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於本處委官兼同民壯精加操

練如隣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尅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槩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何謂足衣糧以卹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勦流賊貫串於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檢見內地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饑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況以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呶呶於軍門擅殺不忌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　皇上勅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者急宜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尅減令沾實

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何謂振紀綱以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於賞罰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朱儒朱熹嘗言紀綱在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最嚴征調會期時刻不爽止因正德年間逆彬怙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官防緩而

紀綱弛廢只是姑息壞了事体恩及可爲凜然

姑息之政行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此風不革譬如人養驕子哭即與果雖曰愛之其實敗之臣願皇上大奮乾剛申明軍令選將領而束之以什伍相聯相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嚴上下之分以峻簾遠堂高之勢平彼此之怨以消其驕悖跋扈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並行而紀綱振肅矣易曰豶豕之牙吉夫致變有由消弭有要不責其兇狂於彼而振紀綱明教化

以潛移之於此則彼之勇健足以爲國牙爪而無反噬之足虞此即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何謂謹收納以清宿弊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來上下各官留心國計者名爲俗吏用心勞而反得謗怠事奉承者稱爲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以此各官鮮肯着實幹事每歲正當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知會

近日官府大率如是而民間亦利其少緩及至急時大家狼狽何如依時收納上下無虞之爲好乎

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勘事或責遠遊無人監收多致費耗來年三月已後軍船已至水次司府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銀只得半價半售或有銀而責其本色未免稱貸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已前布政司會計停當明示下司依時收納十月至十二月終止州縣正官管糧官不許上司差委以妨監收災傷觸

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黃放白收之謠守巡各官無踏往轍於收糧東作之際舟輿啣尾既往復來如風如狂以私謁撫按而費其夫馬則後時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戶各有善弱各有豪强糧里豪强則以善弱人戶爲食啖加增每過於正額糧里善弱則畏刁惡人戶如狼虎縱使拖欠寧鬻產代賠而不敢及門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强者無人敢言而反爲善弱者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惡者愈肆而弱者愈苦此勸懲顛倒之弊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此弊可革矣二弊果革則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妨糧里不致追賠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於此何謂便輸轉以甦民困國家稅糧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所管稅糧既多解納雜費尤甚州縣不才官以糧長爲囊橐上司過刻官視糧長爲寇讐兌軍之類每石大器包賠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賠二三石者有之各衙門黑豆之類每石

糧長之苦如此非盛世事

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有即爲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有即爲絕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於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爲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逋負動數十萬多由於此臣楚產也非爲已地者但宦於東南年久目見此弊日甚而不能救不敢不爲　陛下

陳之伏乞通行兩京內府及部院兌運等官上下一心同恤民隱本等之外毋肆需求敢有故違在外聽撫按在內聽戶部及科道等官指實查參若豪惡糧里刻害小民有司科派糧長上司亦要一體重加懲究庶幾錢糧不致破家亦不致害人而稅糧易完矣何謂定經制以裕國用夫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爲虐政既不量入爲出又不量出爲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

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政臣愚以爲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所出俱查其的數分爲二目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於裒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融議處務使所出不踰於入之數通將出入之數攢造黃冊一本進呈以備御覽然時事有盈虛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二月戶部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觸免

只是不妄費而國用便足民艱可舒

若干其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查鹽商稅所入之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毋將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益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何謂致中和以感化機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者太倉無數年之積閭閻鮮足食之家既不在官又不在民說者以爲蠹於兼并耗於奢華似矣而未知其要又或以農功奪於雜役失於苟且而水利塘防之制一切不講亦似矣而未探其本臣本世農頗知農事大都年不順成由於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人性本無不善而情之所發有中節不中節之殊不但好惡拂人之性方是不中節於好善惡惡之中有輕重長短不齊之限若察理不

精權度微奚未必一中乎當然之則或當重而輕或當輕而重未能如天地之無心而成化皆未得爲中和之極宋儒程氏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臣惟約情合中之說最切於學存存不忘其致中和之切務也歟伏望　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毋於聽政之暇默思一日情之所發大而慶賞刑威小而一顰一咲何者適中輕重之宜何者喜所當喜而未免失之過何者怒所當怒而未免失之不及今日約之明日約之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中和之極既建於此而中和之應自感於彼何患乎雨暘之不若時而萬物之不得其所乎

論知人安民疏　全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君爲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無蔽也民君爲而不安乎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

上下蒙蔽民不聊生其故由此

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　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要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爲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於一日又嘗察之閭閻軍民一年貧於一年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　詔寬恤事件公然廢格不行奉　旨蠲免稅糧肆意重復徵擾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爲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爲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　皇上特降　勑旨切責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繩愆糾繆使朝有善政必及於民民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厲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厲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有當爲即爲之而毋以利害爲念姦有當擊即擊之而毋以強禦爲

畏事有當言即言之而毋以觸犯爲虞憲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振其頹而起其惰恐無切於此者臣言及此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而折之甚易葢敢言敢爲之人利於善良而不利於姦惡利於公朝而不利於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於激烈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好

正色而言自足怵聽

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復閉矣撫按舉職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挾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爲之志阻風紀之職暫振而復廢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違衆當求之道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爲用之於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即大舜隱惡揚善之

仁也有目用馮河者臣以爲用之於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謚端敏公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全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自古爲患歷考周漢至今未有能治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恤民亦未有聽其決而不治之理今之河流漲溢淹浸豐沛徐三州處地方數年于茲矣去年以來復致運道阻塞夫此三處兩京南北衝要國家咽喉之地也其民嘗歲爲國運道勞苦不息猶之咽喉之氣也今之被水逃亡

河流不通運道隨梗故先言治河之法

過半是猶咽喉之氣有傷救之不可以不急也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運道少阻猶人嗌噎之病爲飲食之阻救之尤不可以不急也故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今運道之塞者河流致之也若使運道不假於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臣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言運道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吐蕃發源流入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其過孟津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爲患然自宋以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于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爲害猶小決於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爲害尤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滎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

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所以不得不泛溢橫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爲巨浸近又溢出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而漸致淤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禍猶小也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一道魚臺一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近開

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沛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患當急施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處半爲流沙所壅使人撈沙水中爲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掘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舡之日預備工方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歲來水淹或憂再塞不若趁冬水涸冰凍舡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樣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二面築堤以通運道比今

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閘處所漸入沙塞此其驗也臣與尚書李承勛同行計議以爲莫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鄒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閘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濶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西岸以爲河之東堤阻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氷結舡阻之時更加濬濶以爲運道仍於彼立一夫廠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寬豐沛之民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其開掘之處有礙民田民屋則宜補給閑田扣除糧稅而量措與開荒遷徙之力可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堅疏勢之難

易臣等不曾親歷試驗未敢就定爲是乞　勑總督河道都御史一面料集工力一面親驗可行趁今興役開掘此河或此河難開則止開豐沛縣舊河及前擬湖中近河二道兼使放舟以防一道之塞運道既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其流則大決可免矣臣等又慮山東河南併直隸江北之民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此役乞　勑戶部計議從權於兩淮兩浙召商額外多買鹽引令其賣補灶煎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雇役近河貧民併備用器物興此大役則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日促田賦所入甚少而養軍多費專賴劉晏理財亦惟興此鹽利況我國家全盛食鹽生齒數倍于昔而鹽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鹽也今取而歸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爲大利且鹽既官賣民間私鹽漸少而巡邏之役可減鹽徒意外之慮可無又彌大患豈不當爲然以

爲難者第恐勢要徇私之徒乘之以占利庸俗泥常之人因之以起謗大臣持循保名不爲　國計者又不肯於是而擔當必賴　聖明革此三弊而後可行也至于挑土之器工役之流亦宜量募江浙衢嚴二府之人百十用之其人取土一工勝如北人數十工之力是宜給之路費厚其傭佃使樂應募來必漸多又使北人漸次效之亦以後治田勸農之利也臣愚又念豐沛南北一帶近河州縣之民近年十分困苦朝廷宜加十分愛惜伏望　聖恩垂念以後進貢等項舡隻計可停止者暫爲停止可減省者量爲減省其南京工部該派器物　內府應用者或令原解州縣倒批徑解或令該部委官自解不必經由南京監局以致多造器皿裝盛因而多撥舡隻裝載又因而多用人夫牽送其士夫往來舡隻倚勢多索人夫者乞嚴加禁治其河道驛遞夫役照前管河郎中兼理稽考撫按官不時巡察糾治庶使衝要之民得以安

養休息而　國家南北咽喉之地不至阻絕矣近該少卿黃綰奏乞復修海運以備不虞其爲國遠憂甚忠然聞其事勢甚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　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復下舡至京又聞泌水至武陟縣紅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以來始塞是河流因泌可以通衛也後當　國家閒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如紅荊口舊河可開則開不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

回道考察之典甚嚴

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掘一道北通衛河歲撥江南相應衛分糧舡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之北會通河一處之塞此亦一計也

守令定例　全

巡按既權重如此第一差當推第一等合唱肅清守令亦國家第一善政也

臣惟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巡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爲民也　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成其功弘治以前

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副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三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日月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爲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則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凋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爲之修也視生民之饑也若見驛馬疲瘠誰爲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興水利勸耕桑者不屑爲也責之以積穀備荒者不屑爲也至凡覈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等事皆不屑爲也乃惟巡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惟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往時巡按秉權太重行事太過

先朝考定憲綱一書以爲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例也

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其職者而事皆禀命于巡按矣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風旨於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列位隨行甚者答應之際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至於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際與奪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至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者豈惟巡按惡之衆皆疾之或陰註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一事之過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揖爲名日候於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司外臺之長乃躬任鋪司鋪兵之役而不耻矣彼爲布政者則曰我姑卑巽數月則有京堂之陞矣既爲都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則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持循保位爲賢而慷慨任事者爲不謹忠正之人因是

仕路尚逢迎必至于見

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憂民爲之興利備患耶此今日致民饑困所由也今使大臣有如富弼之賢者陛下委金萬鎰使之馳往地方振救欲發倉廩則倉廩皆空也欲買糧食則米穀絕無也欲勸大戶則大戶自不給也欲知饑民實數則守令素不之究也欲委官則無實心行事者而或差占於巡按則不敢承命也一人耳目有限將如之何哉不過公文行下而造冊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其生其死誠不能知也此今日之饑荒實不能救而後日之饑荒所當急備也

聖旨所憂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此正可憂之時也臣惟曰回士風變治體而皆復祖宗之舊此今日救民之急務也然此事大臣不敢獨任也惟聖明張主於上而已何者臣僚笞皆陞速今緩其陞則怨怨則謗御史先既權重今抑其權則怨怨則劾劾與謗皆大臣之所深畏也今日職位退亦可矣而歿後議及贈謚則又以有無彈劾爲應否由

是浮沉保名者恒得志體國任怨莫之敢矣臣故謂保民今日急務在　聖明張主之而已伏候　聖裁

此疏思深慮隱直舉三百年利弊搜剔甚悉非老成忠愛不克有此當是國朝第一奏疏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副使

應詔上書　全

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能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哉臣謹以所見而陳之一曰元氣之

病夫元氣之病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員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效翕然風靡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理何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攻之則難不攻則亡今內官者

腹心之病也夫內官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今倉廠場庫錢穀之要也皆內官主之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然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尚有嚴心今其奸已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　皇城之內通明籍幾萬人焉亦多矣　陛下又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滅絕人類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圖無忌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於此時拔廉直奬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今議者必曰彼

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爲身愛也今某某有司幸擿發其奸是亦國之醫也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　上弗肯使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剗內官之權欲剗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矣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所謂三害者一曰兵害夫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葢帶甲控絃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目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

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守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恐言哉且夫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而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也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牙爪詩不有之曰萌芽不折伐將斧柯爝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令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

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者百無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貧苦無賴而有司者不知恤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是以曰民害者斂使之也夫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淘蠟皮張諸料等較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于焉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

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眞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派科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今　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給賜

庄田之害如此尺寸之土民土亦王土也奈何以王土私人且貽民害也

皇親家皇親家既奉　天子僉爲已有乃輙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其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騷然不寧矣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祗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與國同体耶嗚呼亦甚矣昔者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者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

曰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荒廢本業躭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塗泥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切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之爭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　勑戶部查景泰六年勘馬馮諲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

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乞運之例乞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耶夫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目猶不足其故何也靡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而聚于下公家削而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作者也造作動孰非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于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禾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賑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勑給費脩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盈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毋浪費者此也

民至其心爲盜痛矣
愈言

二曰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于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愈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愈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僅僅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刼縣燒村剽剝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竭粟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趣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

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亡危覇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風貪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所謂弊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瞽叟殺人士師執之孟子以爲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又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固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

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少欲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事仙亦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圮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眞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眞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日夜悲心者也六曰

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匱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制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之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國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固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女子開張店房邀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不可夫僭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切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

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

桂萼

論復卦月令二義疏 全

臣惟聖心澹然無慾可以對越天地更願默觀造化之原臣因冬至有感謹述經義大者以獻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大德曰生十月純陰天地生物之心閉藏而不可見及乎十一月冬至一陽萌動始露端倪交春遂發生萬物矣一歲之運則十一月冬至爲復一日之運則夜半子時爲復皆從靜中生

眞是聖門克復之旨不傳久矣得此公揭出

出動來人心培養之深善端初發亦如是也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陽氣奮發而成雷冬至一陽尚微潛藏地中未動先王順之是日上下各務安靜以養微陽禮記月令曰是日也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諸生者萬物之出機也蕩者欲動未動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君子無時不敬有事則敬愈至也處必掩身者寒氣傷人不可輕有冒觸醫經所謂無擾乎陽也去聲色者恐耳目交於物引動其心而不得靜也禁嗜欲者醫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瘟故遠絕女色甚嚴也安形性者外靜其身內靜其心內外交相養也事欲靜者百官皆安常守位不得有所興作勞民動衆也待陰陽之所定者順陽之生使陰邪不得阻也臣推天地生生之德貫乎四時而春意融融生意盎然獨盛嘗體驗之

分明吾心一箇仁底意思　皇上常念天地春生之德傳大寛舒惻怛慈愛可以覆冒四海而無難但此生意不始於春而始於冬隆冬閉藏極於嚴密雖一陽微露萌動端倪而全體隱然蘊蓄不泄至春薰蒸既久生意充周雖陰崖寒谷亦透矣故帝王之學莫大乎求仁而求仁之功必先乎主靜伏願　皇上收斂此心截斷浮泛深潛蘊蓄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之間使天地生生之德渾然在我隨其發處擴而充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無一夫一婦不在吾春風和氣之中矣此乃聖學淵微之妙曠千載而不傳臣謹稽首先獻至於今日冊立中宮奮揚四鎮尤當早定預計者然事在有司　皇上只一言指示而已慎勿以之上勤聖心也伏乞俯賜批答臣請次第陳上